

高建群大西北三部曲

一



最后一个匈奴^上

Gao Jianqun's Trilogy of Great Northwest

高建群◎著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最后一个匈奴^上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后一个匈奴. 上/高建群著.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1
(高建群大西北三部曲; 1)

ISBN 978 - 7 - 224 - 09646 - 0

I. ①最… II. ①高…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11928 号

高建群大西北三部曲

作 者 高建群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发货联系电话 (传真): (010) 88203378

印 刷 北京兴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32 开 41 印张 16 插页 100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4 - 09646 - 0

定 价 79.00 元



总序

我建造了一座纪念碑

在三十集电视连续剧《盘龙卧虎高山顶》的开机仪式上，央视制片人李功达先生说，如果不把高老师的《最后一个匈奴》这部中国文学的红色经典，变成一部电视连续剧，那是中国电视剧人的羞愧，是我们中央电视台的失职。

而杨作新的扮演者潘粤明、黑白氏的扮演者刘涛，则在开机仪式上发言说，央视有信心把它打造成中国电视剧创作的一部代表作，他们则有信心把它打造成自己个人的一部代表作。

他们做到了，完完全全地做到了。我在看了样片以后，给李功达先生打电话说，我看了前五集，流了四次泪，我经常说长篇小说要“宏大叙事”，什么叫宏大叙事，这就叫宏大叙事。

我还说，中国共产党已经行年九十，但是很遗憾，一直没能认真地、有意识地为自己树一座纪念碑，现在你们这些人，一不小心把这件事完成了。

我还向演员们致敬。我说，我看到一群表演天才在演绎人物，这些人物比我小说中更鲜明、更具有戏

剧张力，他们将小说中的戏剧因素挖掘出来，像吹气球一样无限放大。记得拍摄期间，我曾经三次前往陕北去“探班”，地冻天寒，山沟里钻着一群傻乎乎的人，面色呆滞，像回到过去年代。我记得，只有当年拍《黄土地》时，我才见过这种感觉。

一部小说，一旦变成铅字，便有了它自己的命运。作为原作者，现在唯一适合做的事情就是三缄其口，作壁上观。让它去经历吧。包括小说的经历，也包括这部电视剧的经历。在这里，我就是以一个局外人、一个旁观者向剧组献上敬意。这个敬意还献给当代最好的小说家之一、本剧编剧葛水平女士，还献给尊敬的导演延艺先生、梁彤女士。

《最后一个匈奴》面世前后，有许多的事情发生。这也许是命运使然，是小说本身的命运，也是小说作者本身的命运。哎，小说面世已快二十年吧！二十年是个不算太短的时间概念。

它的启动是在1979年4月19日。当时，陕西作协恢复活动后开的第一次创作会叫“新作者会”。会上，我和一位叫藏若华的北京女知青商量，要合作写一本关于陕北高原的长篇史诗。会后不久（大约是那年年底），若华女士去了香港定居，这样这部书就只好由我独立完成了。她留给我的所有资料是那个剪纸小女孩的口头传说和变成文字的包裹在小说中的那三千多字的短篇《最后一支歌》。

我开始了自己梦魇般的写作历程，开始像一个陀螺一样自转。十多年之后，到了1991年，小说已经完成一大半了。但是小说稿丢失了。

这事现在叫我想起来还觉得诧异。1991年7月，

中国作协通知我到西安领庄重文文学奖。那时我在延安报社，行前，一位青年评论家朋友来到我家，提出要把稿子带走去看。待我回来，他说稿子丢了。

我在那一刻五雷轰顶，有一种世界末日的感觉。我找了好久，跑遍了这座城市每一个公用厕所，并且和能联系到的小偷、包括小偷组织的头儿商谈，但是还是没有找到，小说手稿从人间蒸发了。

终于有一天，我站在阳台上热泪盈眶。那时的我多么虚弱呀！我明白这是命运，我不应该被打倒，我要从头再来！

这样我只好从头写起。

行文到这里，我突然厌倦了自己这种伤感的情绪。本来我后面还想谈谈该小说后来吃官司、再后来某文学奖评选落选的事（这两件事互为因果）。但是现在我决定不说了。这里只说高兴的事。

一位东欧小说家说人们之所以觉得过去年代的阳光灿烂，是因为人健忘，把不好的事都忘记了，而把美好的事一字不漏地记录了下来。——老高现在就准备做一个这样的健忘者。

我感激尊敬的编辑家朱珩青女士。她说，能写出《遥远的白房子》的作者，肯定能写出惊人的长篇。这样我和作家出版社签约。

该书写作途中，她又专程来催稿。她先到四川，寻找周克芹的遗稿，接着自己从西安来到延安。她对我说，世界上的事情件件都很重要，但是对你来说，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把《最后一个匈奴》这项“工程”完成。

1993年5月19日，北京《最后一个匈奴》座谈

会上，她穿着一套西装裙，站在会场的门口，梦幻般地微笑着。——这一幕也许我会记到死亡的那一刻。

北京座谈会上，国内的评论界大腕几乎悉数到场，他们给予《最后一个匈奴》以高度评价，给予这位涉世不深的写作者以真诚地鼓励（那年我整三十九岁）。因为来的人太多了，我这里不一一写出了，我怕记不全，丢掉了谁。

不过有两个人我要特别说一下。

一个是主持座谈会的作家出版社常务副总编秦文玉。他已经于十五年前走了，在福州出的车祸。

另一个要感激的是《光明日报》记者、散文家韩小蕙女士。她的会议报道《陕军东征》，除了报道《最后一个匈奴》以外，还报道了陕西后来出的几本书的消息。“陕军东征”一时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一次重要事件。

《最后一个匈奴》以及由它引发的“陕军东征”，代表了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高度。记得后来有一次，在北京见到柳萌老师，他问我怎么看当前的长篇小说创作。我说“陕军东征”时期曾经达到过一个高度，后来又从这个高度上滑落了。

该书也给出版社带来了可观的收入。记得作家出版社常务副总编王文平对我说，那一年该社的工资、奖金、年终奖，主要靠的这本书。

关于《最后一个匈奴》，说到这里为止，下面说说《六六镇》和《古道天机》。这里我尽量简单一些地说。

《最后一个匈奴》初版于1992年9月，作家出版社出版；再版于2006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六六镇》初版于1995年4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再版于2007年，文汇出版社出版，更名为《最后的民间》。《古道天机》初版于1998年2月，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再版于2007年，华龄出版社出版，更名为《最后的远行》。本次出版三卷本，书名仍用回《最后一个匈奴》《六六镇》《古道天机》。

后两部，同样是以陕北高原为背景，不过较之《最后一个匈奴》，风格迥异。前者是一部响遏行云的浪子浪漫曲，后者则更具有黑色幽默的性质。

我的好朋友作家张敏说，他更喜欢后者，它距离中国传统小说更近，如果要传世，后者也许更长久一些。

今天，我们中有一个人要出发去征服世界了，全城的人都穿上了节日的盛装，铁匠用锤子敲打出钢铁，姑娘们翩翩起舞，大家都在传递着这个动人的消息。

这个人叫张家山，东方的唐·吉河德形象。这是一个大智慧、大幽默、额颅上印着悲剧印记的人。他的胸膛里，弥漫着一种悲天悯人的，堪让我们为之肃然起敬的东西，这种东西叫“良善”，因为这个，所有的微笑都蒙上一层苦涩的意味。

《六六镇》是写一主二仆，我们的主人公张家山和他的两个仆从谷子干妈和李文化，在一个叫六六镇的山高皇帝远的地方，经历和排解过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古道天机》的主角仍然是这三个人，他们牵着一头毛驴，毛驴背上驮着一架女骨，横穿高原。他们在完成一则叫《回头约》的民间契约。

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六六镇》有点西班牙小说《唐·吉珂德》的味道，一个另一时代的理想主义者来到这个不合时宜的时代，妄图征服和匡正这个纷乱的世界的故事。

而《古道天机》，则有点美国小说家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的味道，一群人，拉着一具尸体，从甲地到乙地，最后尸体入土为安。作者的着重点，不是写这具尸体，而是写行旅中的这些人。

读者说对了，这两本书，确实有参照物，确实是东方向西方学习的产物。

话到这里，我想起一件事情。

大约是十二年前，在西安，我和西班牙作协主席对话。座谈会上，我拿出《古道天机》作为礼品送给他们，我说，这是东方向西方学习的产物，我以此向西班牙文学致敬。席间，我还热烈地谈到了我所知道的西班牙文学。

作为对等原则，他们该谈一谈中国文学。

七位西班牙作家（其中一位剧作家，一位主席夫人卡门女士），交头接耳一番后，说：他们对中国文学的全部了解，只有五个字，这就是“床前明月光”。

这句话让所有在场的中国作家都觉得脸上无光。在欧美文化中心论的思潮下，我们的文学是多么的孱弱呀！我们根本没有力量去进行价值输出，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是关起门来夜郎自大。

所以后来以至今日，我在许多场面阐述过这样一个观点。

中国也许会成为世界的经济巨人，但这只是一个跛足的巨人。我们的文化和经济极端不协调。举

例来说吧，我们的文化几乎没有对欧美价值体系产生什么影响，我们没有一本小说能广泛地进入欧美家庭普通读者的书架，成为他们的必读物。

我在许多场合说过，面对这种尴尬情景，中国文学应当羞愧！作为写作者我们更应当羞愧！

就说这些吧！这篇序文已经承载太多的东西了。

末了，我真诚地感谢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关爱。他们将这三本关于陕北高原的书，打包成一套叫《高建群大西北三部曲》的三卷本（共四册）出版，从而给读者更多的便利。惠西平先生和宋亚萍女士是我的朋友，很巧，这两位出版家也是陕北人，那么，这套《高建群大西北三部曲》向陕北高原致敬的书，也同时是向他们致敬！

2011年开始了，老高下来就要去完成佛教题材史诗《鸠摩罗什》了，2013年是西域高僧鸠摩罗什大行一千六百周年，我得抓紧完成这本书，作为向大师的献礼，同时还得提前完成，从而给有可能拍摄的电影或电视剧提供拍摄时间。

谢谢亲爱的读者，我爱你们，我把读者对我的作品的认可，当作最高的褒奖。

高建群

2011年1月18日 西安

目 录

楔子 阿提拉羊皮书 / 1
第一章 / 15
第二章 / 32
第三章 / 49
第四章 / 75
第五章 / 95
第六章 / 111
第七章 / 133
第八章 / 145
第九章 / 160
第十章 / 175
第十一章 / 196
第十二章 / 220
第十三章 / 235
第十四章 / 252
第十五章 / 273
第十六章 / 295

楔子 阿提拉羊皮书

第〇节 导言

匈奴民族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是人类共有的珍贵记忆。

第一节 独耳黑狼传说

一只红海公狼与一只黑海母狼交配，生下一只黑狼。黑狼目光炯炯，毛色如漆，长唤着在西域大地游荡。这一日，匈奴头曼单于漂亮的妻子，午睡中，感到有一只黑狼钻进了她的牙帐。她惊叫一声。闻讯赶来的头曼单于，挑刀进帐，果然看见有一只黑狼。头曼手起刀落，向黑狼的脑袋劈去，黑狼的脑袋一偏，一只耳朵被削掉了。黑狼尖叫着，冲出帐篷，跑进黑森林里去了。十月怀胎，头曼的妻子生下一位大英雄，这就是天之骄子冒顿。

第二节 冒顿大帝的英雄业绩

头曼单于死后，冒顿杀了钦定的继承人弟弟胡月，成为匈奴大单于。那个或真或假的独耳黑狼传说，令冒顿着迷，他在他的令旗上画了匹独耳黑狼，作为令旗。这就是所谓的猎猎狼旗。狼旗所指，冒顿迅速地统一了匈奴各部落，接着又一统西域一十六

国。期间，冒顿先是在山西雁北地区，将汉高祖刘邦的三十万大军包围。刘邦全军覆没，只带几百人逃到白登山上。是夜，刘邦买通了单于的妻子，才得以穿上士兵的衣服，从重重包围中逃脱。这就是中国史书上的汉高祖白登山之围。冒顿大帝又挥着他的猎猎狼旗，将大月氏王的头颅割下，镶上金银，挂在马鞍上充当他的酒具。冒顿还给汉文帝上书说，西域一十六国已尽在匈奴人的铁骑胡尘下，要求分疆而治。这就是著名的《冒顿文书》。正是因为这个《冒顿文书》，才令汉王室知道了西域尚有那么辽阔的地域，并令汉中人张骞去探个究竟。狂妄的冒顿大帝还有一句著名的话，那就是：我匈奴人的牛羊吃草到哪里，哪里就是匈奴人的疆界。公元前 174 年冬天，冒顿死，传说葬于天鹅湖中。下葬时成千上万只白天鹅遮蔽湖面，久久不散。

第三节 呼韩邪单于、郅支单于

公元前 45 年左右，匈奴人分裂为两个大的部落。一个部落以今天的包头（当时叫九原郡）为中心，史称南匈奴，匈奴王是呼韩邪。另一个部落当在今天外蒙古的鄂尔浑河流域一带，史称北匈奴或西匈奴，匈奴王是郅支。两个单于都想统一匈奴草原，这样便每有战事发生。呼韩邪大约是一个有心计的人，他曾两次前往长安城求亲。这样，他便迎得了后宫美人王昭君出塞。

第四节 一个女人改变了匈奴人的历史

昭君美人这一天正在后宫闷坐，听得未央宫外马蹄嘒嘒胡笳声声，于是惨然一笑说：“迎接我的人来

了。”于是起身走出门外，主动请缨，要求下嫁匈奴。昭君是一位绝色的江南女子，倾国倾城，入宫已经很久了，却还没有得到汉元帝的宠幸，是个处女。

这其中有一个原因。后宫中的美人实在是太多，汉元帝让宫廷画师毛延寿，将她们画成画像，供他每晚选择歇息处。王昭君自恃美貌，不愿贿赂画师，因此毛延寿将她画成了一个丑女。听说这个叫王嫱的丑妇愿意下嫁匈奴，也算资源利用，汉元帝也就是送呼韩邪单于一个人情，于是他给昭君封了一个名分，让她远去。待面见了昭君，汉元帝见竟是这样一个绝色美人，有些悔意，但是话既然已经出口，也就不好更改了。待迎亲的车马一走，元帝问清缘由，便将画师毛延寿杀了。

昭君从子午岭山脊的秦直道，横穿陕北高原，渡黄河，抵九原郡。先嫁呼韩邪单于，呼死后，再嫁他的继位者，接着，又嫁他的继位者的继位者。这就是昭君三嫁的故事。

昭君出塞，这样，南匈奴从理论上讲便成为汉王朝的附属国。汉王朝将郡治设在了九原。失势的北匈奴割袂断义，逐渐远离定居文明的地区，开始他们悲壮的迁徙。

第五节 南匈奴的内附和北匈奴的迁徙

南匈奴从汉光武帝开始，从长城线外迁入长城线内，开始定居。这叫“内附”。朝廷在山西境内设河东六郡，安置匈奴。

在汉王室与南匈奴夹击下的失败者郅支单于，则率领他的北匈奴部落缓慢地向西方迁徙。这支匈奴在未来的年代里将要出现一位阿提拉大英雄，并在多瑙

河畔建立他的匈奴大汉国。但是此刻，他们向西方的行走仅仅是去赶那一条条的河流和草场，以便生息。

公元前 36 年，汉王室的一个叫陈汤的副校尉，率领一支小部队在尾随了郅支单于很久之后，在巴尔喀什湖流域的一次突袭中，将郅支单于斩首。中国史书关于这支匈奴部落的记载，到此为止。要知道他们后来的经历，得在别的文明板块的史书中去寻找。

第六节 大迁徙记

从郅支之死到阿提拉出世，这中间的几百年时间，对我们来说是为黑暗遮掩、混沌不清的。谁也不知道这支匈奴人是怎样穿越险峻的高山和湍急的河流完成这一场跨越洲际的大迁徙的。仅就河流而论，他们穿越了乌浒河、药杀水，穿越了伏尔加河、顿河、库班河、第聂伯河，穿越了多瑙河，穿越了莱茵河。他们穿越的路程较之《圣经·出埃及记》中的以色列人，要漫长上许多倍。他们是如何穿越的，多少人死在了路途，又有多少人在路途上出生，这一股洪水裹胁了多少人一起走，他们又将多少人留在了路经的地方。这些都是谜。土耳其的史书，俄罗斯的史书，阿拉伯的史书，西方人的史书，曾经零星地记载过这些伟大迁徙者的蛛丝马迹。换言之，这些史书只是在记载他们民族的故事时，由于这些草原来客的出现，楔入了他们的文明板块边缘，于是偶尔地给一些零星的笔墨。北匈奴人在黑海和里海，勾留过相当一段时间，后来由于这里的盐碱、干旱和极其恶劣的气候，才不得不拔起营帐，向更湿润的西方继续走。匈牙利人裴多菲在他的民族史诗中吟唱道：我的光荣的祖先呐，你们如何在那遥远的年代里，从东方，从黑海和

里海，迁徙到水草丰美的多瑙河边，建立起我们的公国。

每天，那像橘红色大车轮子一样停驻在西地平线上的落日，一定给过这些草原子民许多的想象。当疲惫的马蹄和吱哑的车轮向前行驶时，他们并没有目的地。目的只是远处的水草。逐水草而居是这些草原子民的生存法则。他们就这样一段一段地撵，一直走了遥远的路。是夜，迁徙者围成一个圆。圆心生起篝火，妇孺们留在核心，强壮的士兵则枕戈待旦，一直到天明。

第七节 欧亚大平原

从世界东方的首都长安，到世界西方的首都罗马，这中间漫长的地带，被史学家称之为欧亚大平原。这广阔无垠的地域为戈壁、沙漠、草原、河流、森林、高山所充填。在这块坦荡的土地上，游荡着许多的游牧民族，他们像一锅开了锅的水一样，周期性地或向东方的长安、或向西方的罗马涌动，每每掀起滔天大浪。

第八节 西方人第一眼中的匈奴人

公元374年的时候，匈奴人这一支洪流，缠裹着欧亚大平原几乎所有的游牧民族，突然出现在多瑙河畔。一位西方传教士，曾经作为客人，走入过匈奴人的帐篷。他为我们详尽地描述了这些引起欧洲大陆强烈震动的草原来客的形象。这是迄今见到的对匈奴人最详尽的描写。当然，文字中包含了一个优越的定居文明对这些迁徙者的许多轻蔑和贬低。但是，它毕竟透露了一些真实的信息。

文字说：“匈奴人在残暴与野蛮方面是超过了人们所能设想的。他们戮破自己小孩的面颊，使长成瘢痕以防胡须生长。他们有粗矮的体格，两个长大的胳膊，和一个很大的脑袋。他们的外表是可怕的。而且他们像畜生般地生活着。他们的食物没有被烧煮和加调料，他们吃野草根和马鞍压软了的肉。他们不知道犁的使用，不知道定居的房屋、土房或木屋。他们是永远的游牧者，从幼小的时候就习惯了冷、饥、渴。他们的牧群随着他们迁徙，他们拽着装载他们家属的大车。是在这上面，他们的妻子纺着线和缝制他们的衣服，生育和抚养他们的孩子一直到成年。你问这些人是从哪里来，在哪里出生，他们是不知道的。他们的衣服包括一件麻料下衣，一件用野鼠皮缝制在一起的宽袖上衣。暗色的下衣腐烂在他们身上。他们除了不穿它时从来不知道更换。一个有前檐的帽或一个帽顶堆在后面的无檐的帽，加上缠在他们的长毛腿周围的山羊皮，这就配备全了他们的行装。他们的没有式样和大小的鞋子不让他们走路。作为步兵他们完全不适宜于作战，但只要一跨上马，则我们会说他们是钉在马背上的。他们的马是小而难看的。但它不知道疲乏，走时像闪电一般。是在马上度过他们的一生。有时骑着，有时侧身坐在马背上像妇女一样。他们在马背上开会、做买卖、吃、喝，甚至于把前身倒在马颈上睡觉。在战场上，他们袭击敌人时会发出可怕的声音。如果发现抵抗，他们很快地逃走，但以同样的速度再回来时，则一直向前冲击，推倒他们面前的一切障碍。他们不知道如何攻下一个要塞和击破一个防御的阵地。但他们的射击术是无可比拟的，他们能从